



.74

IRLAILSU
BBODDO MA GUA
SIHANQ MA

云南民族出版社

傈僳族青年
文学作品选

LISU CIRLAILSU
TOTET BBODDO MA GUA
SIHANQ MA

云南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斯陆益

封面设计：彭放

傈僳族青年文学作品选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教育局

民语教研编译室 编选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民族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印数 1—3000~~
ISBN 7-5367-02221-1 定价：2.50 元
I·54

序 言

《傈僳族青年文学作品选》共选入傈僳族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创作的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等 24 篇。这些作品中，有的是在国内各种刊物上发表过十多篇小说的较有影响的青年作家；有的是出版过诗选集的青年诗人；有的是刚涉及文坛，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新人。

他们的作品，把傈僳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歌颂了为振兴中华、振兴怒江而作出贡献的各族人民；歌颂了勤劳、勇敢、善良、正直和纯朴的傈僳族人民；歌颂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边疆人民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

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茅盾说过：“截取生活片断，以小见大，举一隅反三。”这些青年作者深入生活，把住时代的脉搏，紧跟时代的步伐，运用精巧的艺术形式，反映社会生活，反映时代气息，使他们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这正是他们的创作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入选的作品中，有的是以十年动乱中的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哥哥普嘉与弟弟邓腊在保护和揪斗、残酷迫害革命干部问题上的矛盾、斗争为线索和反映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包产责任制后，腊恒帕和南妹妈在生产劳动中结下了深情厚谊、并冲破了世俗观念，终于结成伴侣的短篇小说；有的是以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为怒江各族人民巡回治病，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医生的动人事迹的报告文学；有的是描绘巍峨挺拔、层峦叠翠、奇花异草、林海茫茫、江河奔腾、气势磅礴等怒江风景的

诗歌和散文。

绝大部分作品篇幅较短，但结构严谨、形式多样，用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这对繁荣傈僳族人民的文化事业和傈僳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的结构重心不稳，带有一些稚气。但这对初出茅庐，刚踏上创作之路的年青人来说是有其难免的。

傈僳这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曾有过刻木记事、结绳传意的愚昧时代，他们那浩瀚博大的文学艺术，没有跃上笔端，留下了一个个令人痛心的空白。而就在今天，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一代的傈僳族文学青年，敢于拿起自己的笔，歌颂这个古老民族的气质，赞美这个民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生活，抹去了埋藏在傈僳人民心灵深处的耻辱，填补了悠悠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空白。

鲁迅先生说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代傈僳族文学青年正在崛起，他们开垦了一片傈僳族先辈们未曾开垦过的土地，走出了一条傈僳族先辈们未曾走过的路。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在这块文学园地里，到处是他们耕耘的足迹，到处是他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累累硕果。

“攀高峰昆仑在望，迎新春曙光在前。”世界属于青年一代！

胡 贵

1989年3月19日于昆明

目 录

序 言	胡 贵 (1)
-----------	---------

· 小 说 ·

雪峰怀抱的村落	何君义 (1)
弯弯的犁铧	熊太和 (12)
希望在山那边	普建益 (28)
姐姐	王秀文 (41)

· 报告文学 ·

一朵洁白的云	朱发德 (49)
--------------	----------

· 诗 歌 ·

男人是山 · 女人是水	密英文 (55)
小镇	
永恒的微笑	
山汉子	李四明 (62)
男人的长刀	

女人的珠贝
我的父亲
捕蜂人

遥远的思念 莽氏·路易斯 (73)

故乡
乡愁
牧归

大怒江之冬 莽国新 (78)

四月·少女的季节
希 望

· 散 文 ·

边陲散记 余 新 (83)

小路行

童心世界 莽氏·路易斯 (90)

怒江抒怀 恒开言 (92)

HUA DDU

Metjjait bbaiket Hut guiq (1)

Watgoguadiaqma cokaq Hot juiyil (94)

Ggorggorssat dalma latket Xot taiqhot (109)

Watzzit bbasi hanlei bbo Pu jaiqyit (123)

Alzi Wat xolwet (139)

Mugul pulleilssat titgal Zu fatdair (153)

Ssatnia watzzit,metnia eijjai Mit yiwet (163)

Lopei ssat

Titcir bbathet ssat

Gotait ssatbal Li silmit (172)

ssatbal altat

Metlail labe

Bbiaitggarpat

Etya ma dail jjatme ma Gguatpat Alpu (183)

Heimut dail niqngo

Heimut

Rritlo leitla

Mutnu zil ma gua Nolmut naiyi Qaot gōtxi (188)

Lilhan · metlailhaintni

Ngolol

Mutketmutlair dail bboma Yuit xi (195)

Jjaiggu ssat gua ggi

Ssatnei niqma Gguatpat Alpu (206)

Nolmut dailniqput ngot..... Het kaiyait (209)

何君义

雪峰怀抱的村落

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撕开胸膛，掏出那燃烧的心，照亮了大地，指引人们走出苦难的深渊。他倒下了。但人们将用慷慨的悲歌和无尽的哀思来表达他们永久的怀念。

1

夜已深了。

座落在西南边境的米鹿城静悄悄的。被轰轰烈烈的大批判搞得疲乏已极的人们，都深深地进入了梦乡。一线似的峡谷天空，星星象傈僳人腰带上的海螺片，默默地闪烁着。远处传来怒江撞击两岸岩壁发出的隆隆声响。

今早进城的普嘉，从城南尽头朋友的篾楼下来。往小城走去。

“世道真的变了吗？人类的末日到了吗？”他在自语着。本来这个季节村落里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从县城里回来的人都讲县城变了，满城都是红字。那些取代了我们傈僳人心中神圣的神之王米斯位置的共产党干部，被城里的一些人抓来，丑扮成魔鬼一样游街。其中一些干部受不了魔鬼见了也会掉泪的折磨，有的投了江，有的上了吊，有的失了踪，等等。他想，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便亲自来看一转。可是，这些传闻象他活

在世上一样真实。他感到纳闷、吃惊和惶惑。现在和过去交织在一起，使他更难以理解，凭本族说书人¹讲的，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这是世界末日到来的先兆。他慢慢地走着，寒冷的夜风吹得街两旁墙上的大字报哗哗直响。他哆嗦了一下，佝偻着身子。街道、建筑物、铺着石片的路、整个山城，对他来说象自己的村落一样熟悉。但今天，特别是今夜他感到陌生，好象这城全是一夜间从由鬼谷搬来似的；整个城变得冷漠、恐怖，缺乏同情心；象一座冰冷阴森的墓穴。好人、恩人仿佛在一刹那间都成了吃尸鬼。

“啊！苍天啊！这到底是个什么世界？”在这个狂乱的人间，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敢想象。一切事物都不可理解。

他纳闷地走到了街中心大批判场地附近。风又徐徐刮起。大批判时人们用来照明取暖快熄灭的火堆，被风吹得象鬼火般忽明忽暗。这时，他那猎人的眼睛清楚地看到火堆旁有一样东西在蠕动。他本能地握住了刀柄。那是什么？火堆又亮起来。人，那是个人。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错。夜这么深，会有谁在那儿躺着。他抽出长刀往那人走去。当他发现躺在那儿的是昏迷不醒的方超时，他坚硬的心被深深刺痛，眼角里涌出了不常有的泪水。他用小刀撬开了方超紧闭的门牙灌了一口酒。外篾楼上雄鸡开始在喊叫贪睡的太阳。可是这个昏死了的人还没有醒。不能再等了，普嘉拿定了主意，踏着黎明前的黑暗，背上方超消失在城郊的尽头。

2

几天前，两年来不回村落的弟弟邓腊回来了。乡亲们知道

后，带着充满盛情的杵酒^②和对近日传闻的疑惑，陆陆续续来到了普嘉箴楼上。火塘旁能干的箴楼主妇在大锅里用勺子边杵边把酒筒盛满。专门给人们敬酒的年青姑娘们，头上的珠冠和胸珠在晃亮。不时把一筒筒诱人的扑鼻醇香的酒敬给客人。

“人都到齐了吗，哥？”邓腊扫了楼内一眼，问紧靠着自己的哥哥。

“黄金般的青春年华追不回，躺在墓穴里的人不再有欢乐。”随着歌声，村落里的歌手、邓腊孩童时代的好友普尚弹着琴踏着歌声进了箴楼。顿时，楼内活跃起来。姑娘们合着口弦，伙子们拨动着琴弦，老人们微笑着。

“乡亲们，静一静。”人们把乐器放下，不解地望着邓腊。

“乡亲们，布谷鸟叫时该播种，小蝉鸣唱，漆树抽尖，各是各的时候。我今天回村里来不是为了欢歌，是为了革命。”邓腊严肃地讲道：“乡亲们，我们峡谷也有披着人皮的小老虎。如方超一类。特别是方超，他以善良为皮蒙蔽了傈傈人。是赢得了峡谷人民信赖的恶魔。他是吃人的老虎。我们在城里，正用先人斗恶除邪的精神斗他。可是，几天前他失踪了。现在县‘革命委员会’号召我们：动员起来，哪怕他躲进魔穴也要把他捉出来。”

老人们把举到嘴边的酒筒放下，摇头叹气。妇女们珠冠下微笑着的脸上顿时现出惊讶和困惑的神色。

“骄狂的猎人啊！总认为天下唯独他是打虎汉。骄狂的心啊！总想着世人都是打耗子的胆小鬼。骄狂的双眼啊！总要蒙上一屋雾。”普尚弹起琴唱道：“革命傈傈虽听少，善恶心里有把尺。方超是个什么虎，你的心里啊！更清楚。”

邓腊听着普尚的歌，很不是味。当着欢聚的人们又不好发气，便在当夜回城去了。

峡谷的早晨。

群峰象天国的舞女一样，披着晨风吹动着的白色雾衫，在那儿冷瑟瑟地发抖。石月亮峰背后群山中的一个岩洞里，普嘉忧凄地坐在他的病人旁。病人闭着双目，一动也不动地躺在绒毛、干树枝铺成的床上。

洞口的高大楠木在山风中发出呜咽似的声响，犹如在普嘉心里悲伤、哭泣。

“唉！五天过去了，怎么还不醒？”普嘉望着病人那张消瘦、苍白但又显出自信的脸色。心里翻腾起了过去的年代。

……隔山的怒族村落受残匪挑唆，把他们石月亮村落到猎山祭猎神的人杀死。

恶讯传到村落。人们被这消息激怒。仇杀的怒火又在怒江北部地区的村落里燃烧起来。

“我们是太阳和大地的子孙，

是由虎的骨血喂养成长的民族，

我们用长刀来耕耘，

我们用头颅来播种，

我用弓箭啊！弓箭赢得生存……”

以剽悍勇猛扬名的石月亮村落上空，古老的战歌在回荡。

在虎日^③那天，作为族长的父亲，挥动着寒光闪闪的长刀，率领汉子们冲向怒族村落。

“喂！麂子般的怒族小伙子，为什么暗算我们的汉子！”

“喂！麂子的后代们，难道你们的先人没有经常从墓穴里爬出来告戒你们，恒乍绷^④后代的长刀锋利和毒箭头的厉害吗！”

在相隔一条小河的丛林岸边，汉子们朝对岸的怒族村落叫骂。

“喂！狼一样渴血的傈僳人，是汉子你们过来。叫你们的脑袋尝尝你们那些进了地狱的先人们不知味的铅头。”怒族村落里的人们边骂边把几支中式步枪朝对面挥了挥。

当时，普嘉伏在父亲旁边。父亲喘着粗气，象红了眼的狼怒视着对面，紧握着红藤箴缠着的刀柄。

在峡谷，吵架、纠纷、复仇代代相传，就象太阳下所有的部落时代一样；两个村落、两种民族的纠纷只有在血泊中才得以平息。那天，只要父亲一跃出丛林，就会发生格杀。那一年或连续几年，牛角号就要在深谷里低沉地回响，丛林里遍布象大鸡棕菌的藤条盾和牛皮盾。山林里猛兽的长啸和格杀的惨叫声混成一片，回荡在上空。砍人头、烧箴楼、山里是箭飞刀舞。人们象中了箭的绝望的困兽，红着眼，互相撕咬，你冲过来我杀过去。直到敌对村落差不多都点成了灰烬，死神的脚印踏遍了村落，峡谷增加了不少寡妇和孤儿；田庄长满野草；孤儿艰难地代替早死的父亲耕耘；妇女们含着泪水的眼睛和哀伤的面孔，深深地刺痛着汉子们坚硬的心……为止。

乌云黑沉沉地在空中翻滚下降，压得山谷里的气氛更加沉闷紧张。

“恒乍绷的光荣的后人们，众神之王米斯在我们顶上，复仇吧！扑过去。”父亲象猛兽出穴似地跃出丛林冲到河里。

“啪啪！”

河上游不远的地方，响起了两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沉闷的山谷。冲到河里的人们愣了一下，在父亲的指挥下迅速退回丛林。

这时，人们看到一支马队顺着小河急驰而下……当时带领马队的长官，就是现在这个病人方超。

从那天后，随着共产党进入山林王国的脚音，各族、各村

间仇杀的邪火熄灭了。年复一年的痛苦日子被解放的幸福阳光驱赶着。而方超这个白族人，云南地下党第七支队的连指导员，就留在峡谷里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从那以后，这个在震惊云贵高原的沙溪战役中牺牲了爱人的方超，长年累月穿梭在通向各村落的丛林小径上。他的声音不分四季，常从篾楼上和傈僳人的歌声一起回荡在空中。这个被土著居民亲切的称为：异族中的傈僳人的方超，和老年人能平静叙谈；而在神箭手云集，以剽悍勇猛驰名的石月亮村落里，汉子们狩猎的场合中也毫不逊色；他也爱和孩子们游戏，而且玩起来象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小孩般在微笑；但一遇残匪窜扰，总是冲在最前面，仿佛他应该挡住射向联防队员们的罪恶枪弹，并以惊人的勇猛扑向敌人。至今，这个昏迷不醒的人身上，还留着为弟弟邓腊挡下的枪子。

五八年，也和现在的年月一样，那是除了死去的人都不会忘记的一年。那时，峡谷流行着水肿病，境外残匪的窜扰策反频繁，峡谷开始动荡。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村落。回到县上，他下令开粮仓把粮借给群众。事后，州里下来人，撤了他的职，下放到村落监督改造。

“象老天下的是水而不是下金子一样真真实实的好人。”普嘉心里肯定着。可是，弟弟他们为什么说他是个披着人皮的吃人兽呢？为什么县城里的人们都斗他呢？难道这帮拿工资的人都被迷魔缠住了吗？还是都喝了疯人国里的水？他感到眼前这些现象不可理解。甚至怀疑自己在恶梦之中。

当他感到发生的这一切不是梦时，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3

黎明时分，村落被浓得似乎利刀都切不开的晨雾笼罩着。

普嘉由于从那天后不能入睡，眼珠上布满了红丝。是啊！这种日子他怎么能安睡呢？

弟弟那天晚上带气回城后不几天，又突然回来了一转，板起面孔象长辈教训做错事的孩子似的对他说：“……县里开阶级斗争新动向分析会，觉得方超的失踪是件严重的事。大家还认为：方超没有死。而且肯定会藏在某一个落后社员的篾楼上，或历来犯罪分子们认为乐园的、我们村落背后的密林里。”弟弟一面注意他的面色一面继续讲道：“有人看到斗方超的那天深夜，有人背着个人朝我们村落方向去了……哥哥，我希望你在大是大非的大事上不要迷失方向啊！”

从弟弟的口中，普嘉感到，县里月初拿晌白天喊口号的人们，对方超恨之入骨，对他的失踪更是使人莫明其妙地怒火中烧。假若方超现在被揪回去，那无疑会象羊羔误入狼窝被撕成碎块。

弟弟为什么变了呢！难道中了魔？喝了疯水？

最近，好几个月光明亮的深夜里，他还看到弟弟在篾楼周围象鬼魂般窥探。他深信弟弟是疯魔缠身。在好几个夜深人静的夜里，他带上祭品到三叉路口给弟弟赶魔驱鬼。祈求米斯使弟弟从邪念中脱身，疯态中清醒。

4

太阳已落进高黎贡山雪峰的背后。

面带忧虑和惆怅的普嘉给病人喂完汤药后，在火堆旁削着箭，熟知山国变化无常天气的各种山雀，不安地望望天空，在洞前草坪上嬉戏一阵后，惊叫着钻进林子深处。紧接着，乌云从群峰后面迅速涌向狭窄的上空。

周围的一切对普嘉毫无影响，思想的骏马还是在原来和路上急驰。

……二十多年来，这人孤独一身，无妻子可拥抱，无儿女可慰藉，他的脚印遍布了通向村落的丛林小路；他的血滴滴在和残匪搏斗的界桩附近的土地上；他的汗水和峡谷山民一样，浇灌着傈僳祖先的田庄山林。二十多年去了。他身上仅有一张在沙溪战役中牺牲了的妻子遗像和跟旧军队逐鹿云贵高原时的一道道伤痕及为弟弟挡下的一颗子弹。可是，到头来在头白如雪的晚年，却被这些人象凶兽追赶小鹿一样地追逐，象吃尸鬼一样受人厌恶。

“世界末日到了，人类被邪魔缠身。善恶换了位，世界在颠倒。”他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

好吧！趁普嘉沉思的当儿，我们来看看这个别有洞天的世界小角落的奇景。

普嘉和病人的岩洞口，有一两人才能合围过来的独木梯。它的另一端深深地伸进洞下边潮湿松软的草地上，让生命复活。在没有削掉皮的背面长着绿油油的枝叶。在洞口下五、六亩左右的方园地上，长着厚厚的绒草。草坝中间从北面笔直的岩脚下，泉水淙淙涌出汇成一股小流。这山泉流到草坝中央，形成一个小水池。水池底沉淀着一片金黄的闪烁的黄沙。草坝被四周陡峭的岩壁罩在其中。岩壁上高大的楠木遮天蔽日。枝叶相错形成草坝的天蓬。岩洞对面有一峡口，这峡口是进出这地方的唯一通道。